

一九五七年七月出版



馬克思主義義評編

華林題

第一章 空想的與科學的社會主義

十九世紀下半期以來，許多的社會民主黨員，都遵守着昂格思的教義，每稱十九世紀上半期和更早以前的社會主義爲空想的，他們嘲笑歐文、聖西門、傅立葉爲「三大空想家之出現」（註一）並且斥歐文派、聖西門及傅立葉派爲「空想者之一羣」，而他們自稱則爲科學的社會主義。他們相信馬克思主義是脫離了空想的藩籬的。但事實是否這樣呢？這就不能不有疑問發生了。

以我們的觀察，所謂科學的馬克思主義，完全是抄襲十九世紀上期和更早以前那些空想的社會主義者的著作而成。馬克思與昂格思抄襲了那些空想的社會主義者的著作之後，又從而嘲笑他們是非科學的，其滑稽與無聊，亦可想而知了。我在本文中是要舉出馬昂二氏做強盜的賊證。

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多是偷竊別人來的。馬克思與昂格思共做的有名的「共產黨宣

言，「完全是抄改昆西太朗（Considerant）的「社會主義之原理，十九世紀民主主義宣言」而成。俄人柴爾凱索夫（W. Tcherkesoff）在他的「社會主義史」中言之甚詳。在柴氏的書中，有一章是專論「共產黨宣言」的（註二）他證明「共產黨宣言」中的思想，完全竊自昆西太朗的著作，就是他們的標題，也是從昆西太朗處偷來的，這書（共產黨宣言）共有三五〇段，其中有三六處相同，換句話說，每九十段就有一處是偷竊來的！著名的工團主義者索勒耳在他的「馬克思主義之解體」中的批評，也與此相同，博學的「加爾馬克思，共產主義者，社會主義者」的著者亞爾齊羅拉布柳拉氏及「馬克思主義對抗社會主義」的著者新考維其，均稱揚柴氏的著作，而承認馬克思與昂格思的剽竊（註三）其實馬克思派的碩學考茨基也承認了，他指「共產黨宣言」說：「這些思想，已在昆西太朗的宣言中明白表示過了。」在此，我們應該知道，昆西太朗豈不是馬克思派所嘲笑為空想的社會主義的傅立葉派嗎？何以自命為科學的社會主義者要去抄襲空想的社會主義者的著作呢？何以同樣的是關於社會主義的理論，從傅立葉派的著作中寫出來便是空想的，而由馬克思派將他們的著作抄改過來，便會是科學的了呢？真是咄咄怪事呀！有人說：馬克

思之科學的社會主義之所以異於空想的社會主義者，以其有『唯物史觀』，但是爲甚麼空想的社會主義者聖西門也有『唯物史觀』呢？

就昂格思一個人說，他也是有名的強盜，他的大著『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許多都抄自莫耳更的『太古社會』至於他的『英國工界情形』一書，則偷竊盤爾（Baretti）的『英法工人的貧困』他不知盤爾這部書是很有名的，爲法國科學院所嘉獎的，雖然一旦被昂格思偷了去，而改爲自己的著作，但是終要露出馬脚來呵！從前恩特萊耳教授便說過了，『昂格思的書，是將盤爾的書改做的。』但是，馬克思還盛稱昂氏此書的偉大呢！（註四）你想昂氏偷竊別人的著作而成的書，還值得他的友人馬克思的稱許嗎？並且墨爾林曾稱此書爲『科學的社會主義第一種大文書』考茨基也稱『科學的社會主義，是以此書爲起點』而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碩學（？）李季先生更說：『昂格思雖不能像馬克思一樣，出身於大學，受過完備的教育，然而他的天才很大的，論年紀他比馬克思小些，論在著作界享盛名的他却先於馬克思，因爲他於一八四五年著有『英國工界情形』一書，這是千古傑作之一，凡共產黨宣言的種子，已含在其中』（見新青年季刊第三期馬克思傳及其學

說自序）這是真話嗎？這真是「千古的傑作之一」嗎？我不知李季先生知道盤爾其人否？更知道昂格思的著作是抄改「英法工人的貧困」一書否？據李季先生說「共產黨宣言」的種子已含在其中」則更可證明馬克思與昂格思的著作，都是東倫西竊來的喲！並且我們知道，盤爾是聖西門的研究者，也是馬克思派所謂空想的社會主義者之一呀！然而昂格思爲甚麼也要去抄襲這種人的著作呢？原來所謂科學的社會主義，不過是抄襲空想的社會主義而成，這是怎樣滑稽的一件事情呵！可笑昂格思太無恥了！他忘去了他自己少年時代曾經做過強盜，而在他老年的時候還好意思去罵羅利亞（Loria）對於馬克思學說的剽竊呢！（註五）

（註一）昂格思著『空想的及科學的社會主義』第一章

（註二）『共產黨宣言的底本』惠林譯（未出版）

（註三）見『馬克思主義的解體』馬克思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及『馬克思主義對抗社會主義』第一四八頁。

（註四）馬克思著『資本論』英文本第一卷二六九頁，四三六頁及四六二，四六四各頁。

(註五)『資本論』第三卷第二九頁。

★(參看本書附錄)

第二章 唯物史觀與經濟史觀

唯物史觀 (The Materialistic Conception of history) 是馬克思的根本思想，而爲馬克思主義的最高學府，這是許多人如此說過的。但我不相信馬克思曾有過甚麼唯物史觀，我只相信他有的是經濟史觀。(The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教授塞利格曼 (Seligman) 和有名的馬克思主義對抗社會主義的著者新考維其 (Simkhasich) 都說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實際上便是經濟史觀。(註一)

用經濟解釋歷史與承認歷史中的經濟的影響，並不是馬克思發明的。勃萊基 (Blau) 豈埃里 (Tieri) 基祖 (Guizot) 等早說過。與馬克思同時代的人，如維克 (Vik) 莫爾更 (Morgan) 也討論過。但是考茨基却說經濟史觀是馬克思發明的呢。(昂格思也

說過）他說：『這個深造的學理的發明，不能不靠馬克思和昂格思』不過我要反問一句：爲甚麼昂格思所痛斥爲空想家的聖西門（Saint-Simon）也用經濟解釋過歷史呢？昂格思常說『科學的社會主義之所以異於空想的社會主義者，以其有經濟史觀在也。』然而聖西門何嘗不是昂氏所謂空想的社會主義者呢？他也有經濟史觀在呀！

我是相信唯物史觀的。我相信無政府主義者邵可侶（Reclus）的話：『文明和社會秩序的特性，大都視乎人民的環境的條件之適合而定。』我更相信荷蘭無政府主義者柯爾奈利孫（Cornellissen）說的：『我們考究每個歷史運動的全體，便會發見其經濟的基礎。每個基礎的原素，可分爲兩個範疇，這兩個範疇是互相交錯的。第一個——普通的——是由自然界的條件所組織成的，如土地，氣候，大都是自然界的特性；第二個——特別的——擴充了各個文明時代中必需品之生產與分配的形式。』（註二）然而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是異於此的！所以我稱他做經濟史觀。

馬克思的經濟史觀，一般人都說構成在他的經濟學批評的序言中。在中國的許多出版物中，已有人引用過好幾十次了。並且有人曾把他的德文原文，及英譯日譯都引用出來。

了，我在此不必去詳細地引證他，只於必要引用時，始引用幾句。（註三）

我何以證明馬克思只有經濟史觀而無唯物史觀呢？我且先引用意大利經濟學者羅利亞（Loria）批評馬氏的意見。他說：『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之原理，在經濟學批評序中，且爲其以後著作之胚胎，但這篇序文，只說在一定的生產器具時代，有相應的生產組織，因而經濟關係建立於其上。隨着經濟關係而他種社會現象發生……』（註四）羅氏的話，即是說馬氏對於唯物史觀的解釋太狹義了，只知執着於生產器具的變遷，實在的，就因爲馬氏的意見太偏狹了，故我只稱他爲經濟史觀而不說唯物史觀。

現在略舉馬克思自己的說話，以作證：

哲學的貧困中說：『社會關係與生產力有密接的聯絡，人類隨着獲得新生產力，變化其生產方法，又隨着變化其生產方法變化他們的社會關係。手磨時代，造出有封建的社會，蒸氣製造機時代，造出有產業的資本家的社會。而這樣順應他們爲物質的生產方法，以建設其社會關係的人類，』……

經濟學說評中說：『人類因爲以社會的生產，其生活資料時，造成或種必然的離自

己意志而獨立的關係，這個關係是適應於其社會物質的生產力發展程度之生產關係。」

資本論中說：『勞動工具的使用及製造，雖說在動物中已有了萌芽，却是關於勞動的行程，更成了特徵……所以劃分經濟時代的東西，是看如何運用勞動工具而定。

勞動工具不僅是人間勞動力發展的尺度，而是社會關係的指示器。』

又說：『單就歷史以前的時代講，我們曾以自然科學的研究為基礎，拿器具和武器做標準，分他為石器、銅器、鐵器三個時代。』

又說：『達爾文研究自然的工藝史，也就是說他研究動植物各機關的構造——這些機關就是用作支持生活之生產的器械。人類的生產機關史（社會組織之物質基礎的機關史）難道還不應當受同等的注意嗎？』（註五）

由上面所徵引的話看來，可知馬氏並不說唯物史觀，他只主張歷史之經濟的解釋。他看重生產器具的變化，以為是一切歷史的原動力。此非專主經濟史觀而何？

專門以經濟來解釋歷史，自然是可以的，不過要稱這種原理為唯物史觀，則實大錯。羅

利亞批評馬氏說他對於歷史的解釋太忽略了，土地與人口的影響，這是千真萬確的！我們如果以經濟史觀去解釋歷史，必不能完全滿意，我們真要解釋歷史，我們還得應用唯物史觀的原理！

從前有好多人的不敢應用唯物史觀，以為這是馬克思的「私有物」，特別是一些無政府主義者，他們因為馬克思占領了唯物史觀，於是便不敢再應用這個原理了。（但在克魯泡特金，邵可侶等不然，）其實馬克思何嘗領有甚麼唯物史觀呢？他以經濟解釋歷史，不過是唯物史觀之一部分而已！

（註一）見塞利格曼之經濟史觀及Simkhovich的Mareism Versus Socialism P 25

（註二）蒂甘譯科學的無政府主義小冊子第十五頁，（原文載世界語報自由工人）

（註三）見學藝雜誌六卷七號

（註四）參看羅利亞著的社會的經濟基礎

（註五）在此，我們還得注意的是考茨基也說過同樣的話。他說：『勞動器具，是人類發達上的原動力。生產方法，依此勞動器具而定；而依勞動器具所決定之生

產方法，又可以決定社會關係；在此社會關係之上，建設一定之法律的、宗教的哲學的、藝術的上部建築。」——見馬克思經濟學說第二編第五頁——考茨基是有名的馬克思派的碩學，他是可以代表馬克思的意見的！

第三章 國家與革命

許多社會主義者主張不同的最要地方，特別就是他們對於「國家」的觀念。其中約可分為兩大流派：第一派是尊重國家的職務，想把國家的權威，大大擴張，利用他去做各種改良的革命。然後聽其自然消滅，第二派則以為國家在現今並沒有存在之價值，不但憎惡他現在的形式不好，就令他進步到任何形式，也是社會革命的障礙物，而主張廢棄他。大概前一派以馬克思主義者為其代表，而後一派則屬於無政府主義者。本章即在分別敘述馬克思派對於國家的意見。

馬克思「對於國家的態度，不十分容易捉摸；」在他一生的著作中，很難找出顯明的

意見。列甯在他所做的「國家與革命」中，開始便爲馬克思而歎息，以爲馬克斯主義受人誤解了。他想「恢復馬克斯對於國家問題的學說的真正性質。」他說：「資產階級和機會主義者在勞動運動中正合作強奸馬克思主義的這種工作。他們遺漏、刪除和曲解馬克思學說之革命方面和他的革命的精神……我們首要的責任，就是要恢復馬克思對於國家問題的學說之真正性質，爲達到這目的起見，就必須博引馬克思昂格斯他們自己的著作。」但是列甯的著作，雖然徵引了許多昂格斯的著作，而對於馬克思的意見的徵引，却不完全呵！或者列甯也以爲馬克思對於國家的態度真是不易捉摸罷？

實在，馬克思對於國家的意見，並不完全，他的「資本論」雖是做得很好，然而他的國家觀，却有些矛盾，這在許多安那其主義者曾加以深刻的駁斥過了的。

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曾說：「共產黨更被人非難的，就是希望廢棄國家……勞動者沒有國家，我們不能將他們原來沒有的從新去掉，」這究竟是主張國家的存在呢？抑是否認國家呢？關於這點，即是許多馬克思主義者的意見，均不一致；而在我們非馬克思主義者看來，簡直莫明其妙了。

在「哥達綱領批評」中，馬克思曾說：「各文明國的各種國家，雖形式各有不同，亦有一共通點，即是他們均立足於近代資本主義的地盤上……和將來的國家相對待……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國家究竟蒙何種變化……這問題祇依科學才能解決，儘管把「人民」和「國家」這些名詞來鉤心鬥角，是無補於這問題的。」由此，我們知道馬氏承認現代的國家是立足在資本主義的場合上，而將來的國家究要如何變化，連他也不知道，但他主張利用國家，而行無產階級專政，其次我們看昂格思是如何主張？

昂格思對於國家的態度，極為明白，比較馬克思的意見，是有系統得多了，他在風行一時的「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一書的開始便說：「國家完全不是社會以外的強制權力，更不如黑智兒所說的是一種「道德理想的實踐」或者「理性的實現與想像」，他乃是社會進化到一定程度的產物，當社會分裂成爲幾個不可調和的階級抵抗與經濟上發生利害衝突的時候，社會自身不能克制或醫治這些衝突與抵抗，然而這些衝突與抵抗，決不能自作自息，社會無窮的羅受這些無益的爭鬥，便自然而然要求一種顯然統治社會的勢力來平息各種衝突，而綱維一切於「秩序」的界限之內。這種勢力是由社會產生

的，但建立在社會上面，而且漸漸與社會隔離——這種勢力就是國家。」

昂氏上面的意見，是以爲「國家是階級不能調和的產物。」他並且承認「國家是剝削被壓迫階級的工具。」你看他說：「國家是產生於平息不同階級的衝突之需要，同時又是這些階級的衝突之結果，所以國家一律是最有權力和經濟上佔優越階級的，這階級靠國家成爲政治上的優越階級，因此得着壓迫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工具」（家族之起源德文版第一三七頁）又說：「今日代議制的國家也是資本剝削工錢勞動的工具」（同上三八頁）於是他以爲「當着階級消滅的時候，而國家亦隨之不免於消滅。」（同上三九至一四〇頁）昂氏對於國家消滅的意見，具詳於駁杜林格一書，其中說：「無產階級既得管理國家政府，第一就是把生產工具變爲國家財產。這種行動，就消滅自己爲無產階級，並消滅一切階級的分別和階級的衝突，並隨之把國家亦消滅掉。過去和現在的社會，是在階級衝突中進行的，社會必得要國家，國家是剝削階級維護自己階級的生產的外部條件，而尤其是強迫保留被剝削階級在某種生產方法所決定的某種壓迫條件（如奴隸，農奴，工錢勞動）之下的一種組織，國家是社會全體的正式代表，是社會有形體的化身；不

過國家所以是如此，是因為國家是某階級的，國家在某時代就代表社會全體。在上古時代，國家是奴隸的所有者的——他們是國家唯一的公民；在中古時代，國家是封建諸侯的；在我們這個時代，國家是資產階級的，當最後國家真正成為社會全體的代表時，國家就成為無用了。從階級統治和因現在生產的無政府狀態所生的個人的生存競爭，就是因為競爭而起的矛盾和過剩的都一併消滅時，即無需乎國家了。國家最初的行動，就是承當管理生產工具，在這行動中，國家確實代表社會全體，而這最初的行動，就是他做國家的末次的獨立行動，國家權力的干涉社會關係，那時將各處的變為無用而至終自己完全消滅。政府對於人民的權力將代之以事物的管理和生產過程的指導。國家不是將被「廢除」，他將逐漸消滅……從這個觀點，我們必須反對無政府黨的要求：國家應當立刻廢除。」（原書德文版三〇二頁至三〇三頁）

至於列甯呢？列甯是自命為馬克思主義的正統派，他平日的主張，均是從馬克思與昂格思得來，他的國家觀，也與昂格思一樣，「國家與革命」一書，是他極滿意的著作，他在這書中除盛稱馬昂二氏的意見的正確而外，他自己也說：『國家是階級衝突不能調和之

產物和表徵。國家產生於何時，何地，到何程度，直接依靠何時何地到何程度而社會之階級衝突萬一在客觀上不能互相和解。反過來說，國家的存在，就證明階級鬥爭是不能調和的……照馬克思所說，如果各階級之調和是可能的，那末，國家就不會發生，也不能保存他自己。』又說：『國家之武力組織是一種特殊形式，其目的在維持某階級的暴行於永遠。』（書原第二十八頁）

因了上面的理由，列甯對於社會革命的意見，便繼承着馬克思的教義，主張利用國家的權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他以為「無產階級專政，」即「無產階級的強力政治，」亦即是「無產階級國家，」（見國家與革命九一頁及無產者革命一七頁）他並且明白的說：『無產階級專政，即被壓迫階級之先鋒，組成支配階級，以強力鎮壓壓迫者。』（國家與革命九三頁）在列甯的意思，以為無產階級專政的結果，會把「國家機關一起貶到占物陳列室裏去，」換句話說，即是國家將要逐漸消滅。但這是否靠得住呢？若納耳（Roller）曾批評說：『照馬克思派的學說講來，若要破壞現在的國家，應該先將國家的權力拿到手，一面反對現在的國家，一面又熱心於國有專賣事業……馬克思派的戰鬥法和他的政治

運動，全同他的學說，辯證法首尾一致，他說人民不可把生產機關直接拿來自己經營，總當先拿了國家的權力，把生產機關集聚到國家手裏，如同上天下雨的樣子，人民再受國澤……」（見總同盟罷工）這樣的改革能消滅國家嗎？

巴枯寧反對馬克思派之主張利用國家以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他在所著「國家觀念與安那其主義」一書中說：『假定無產階級變成統治階級了，那末，他對誰實行統治呢？由此，我們可知道尙有其他無產階級服從這個新統治者與新國家……假定國家仍繼續存在，那末，必須有統治階級與奴隸階級，所以國家而無奴隸，簡直是無謂的欺騙。』

我們認定馬克思派的國家自然消滅說是無謂的欺騙！他們所謂要消滅國家，必須先利用國家，乃是一種怪論！如果依照他們的政策做去，國家是永遠不會消滅的！我們相信社會革命的第一步，便是廢除國家。

關於這一點的批評，我想在另外一個地方去說。

★

★

★

★

★

★

本章多取材於 Graham 所著『Anarchism and the World Revolution』一書